

毕淑敏
毕淑敏 / 著

我的故事

毕淑敏散文精品丛书

Wo De Gu Shi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张淑敏
我的故事



中国书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故事/毕淑敏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2005

(毕淑敏散文精品系列)

ISBN 7-5006-6574-1

I. 我... II. 毕... III. 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12288 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 64034349 营销中心电话:(010) 64065904

聚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00×1000 1/16 14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

200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册 定价:19.50 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务中心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目 录

悄悄地讲大师的故事 / 002

苍蝇向何处而飞? / 005

我的故事 / 008

灵魂飞翔的地方 / 011

自信第一课 / 014

苍凉的生命 / 018

信使 / 022

葵花之最 / 026

呵护心灵 / 030

三合一 / 035

开一间米色诊所 / 037

背着药包上学堂 / 039

铁马冰河入梦来 / 043

无胆之人 / 049

医文异同 / 058

写给胆小的朋友们 / 064

目 录

069/嫁给笔

078/为白海鸥签名

081/回答海浪

084/写作是一种命运

089/清晨远行的事业

094/发现维生素

095/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

099/童话中的苦难

108/我不知道今夏的流行色

105/恐龙和艾滋的对话

112/男妇产科医生

118/斟酌“风之堡”

121/电脑仆人

126/蓝宝石刀

129/养心的妙药

136/坦然走过乞丐



目 录

人可以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 / 139

盲人看 / 143

海明威的最后一分钱 / 148

地铁客的风格 / 152

机场悬红 / 155

购买一个希望 / 160

全职主夫 / 162

曼德拉的铅笔 / 167

一点七亿只碟子 / 170

谁可以破门而入？ / 178

奶奶是没有翅膀的天使 / 183

甲虫冰激凌 / 188

珊妮兵团 / 201

消音器和指示针 / 206

艾滋之椅 / 211



我的故事



1973年成为助理军医



1969年和战友在西藏阿里军分区（后排左一）



1970年在西藏冈底斯山

| 悄悄地讲大师的故事 |

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。它是有十个年级的一条龙多语种的外语专门学校，进行的教育是长大了做红色外交官。学校里有许多显赫子弟，本来父亲的职务已令我骄傲，这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虚荣之心因此变平和了许多。我们班在小学戴三道杠的，少说也有二十位，正职就不下七八个，僧多粥少，只分了我一名中队学习委员。不过我挺宁静，多少年来过着管人的日子，现在被人所管，真是省心。上课不必喊起立，下课不必多做值日，有时也可扮个鬼脸耍个小脾气，比小学时众目睽睽下以身作则的严谨日子，自在多了。不过既然是做了学习委员，学习必得上游，这点自觉性我还是有的，便很努力。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那时的成绩单，所有的科目都是5分，惟有作文的期末考试是5-。其实我的作文常做范文，只因老师期末考试时闹出一个新花样，考场上不但发下了厚厚一叠卷纸，还把平日的作文簿也发了下来。说此次考试搞个教改，不出新题目了，自己参照以前的作业，拣一篇写得不好的作文，重写一遍，老师将对照着判分，只要比前文有进步，就算及格。一时间同学们欢呼雷动，考场里恐怖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。我反正不怕作文，也就无所谓地打开簿子，不想一翻下来，很有些为难。我以前所有的作文都是5分，慌忙之中，真不知改写哪一篇为好。眼看着同学们刷刷动笔，只得无措地乱点一篇，重新写来。判卷的老师后来对

我说,写得还不错,但同以前那篇相比,并不见明显的进步,所以给我5-。我心服口服,后写的那一篇真是不怎么样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兴起,我家因在部队,没受到什么冲击。记得我听到“停课闹革命”的广播时,非常高兴。马上就要期末外语口试,将由外籍老师主考。听说是这样考法:你走进考场,他随心所欲,若看到你个子比较高,就会用外语冷不丁地问:你为什么这样高大?你得随机应变地用外语回答,因为我的父亲个子高。他穷追不舍:为什么你的父亲个子高?你回答:因为我爷爷长得高。他还不死心,接着问,为什么你爷爷高……你就得回答,因为我爷爷吃得多……外籍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反应机敏,对答如流,给个好分。面对这样的经验之谈,我愁肠百结。虽然外语尚好,但自觉难以应付这种考试,估计得败下阵来。现在课不上了,怎不喜出望外?

我出身不错,但不是一个坚决的红卫兵,因为我舍不得砸东西,也不忍心对别人那么狠。我一看到别人把好好的东西烧了毁了,就很痛心,有人就说我立场不坚定,出头露面的事就不让我干了。

久久地不上课,也是令人无聊的事情。当外语口试的阴影过去之后,我开始怀念起教室。学校内建于20世纪初叶的古典楼房,雕花的栏杆和木制的楼梯,还有像水龙头开关一般复杂的黄铜窗户插销,都用一种久远渊博的宁静,招唤着我们。学校图书馆开馆闹革命,允许借“毒草”小说,条件是每看一本,必得写出一篇大批判文章。我在光线灰暗的书架中流连忘返,连借带偷,每次都夹带着众多的书蹒跚走出,沉重得像个孕妇。偷的好处是可以白看书,不必交批判稿。写大批判稿是很苦的事情,你明明觉得大师的作品美轮美奂,却非得说它一无是处。除了训练人说假话以外,就是让人仇恨自己毫无气节。我只好一边写一边对着天空祷告:亲爱的大师们,对不起啊,为了能更多地读你们的书,我只好胡说八道了。你们既然写出了那么好的书,塑造了那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,就一定能理解我,一定会原谅一个中国女孩的信口开河了……

我那时很实在,从来没有想到把任何一本偷来的书,据为己有。每

次看完之后,不但如约还回,连插入的位置都和取出时一模一样,生怕有何闪失。这固然和我守规矩的天性有关,私心里也觉得,如果图书管理员发现了书总是无缘无故地减少,突然决定不再开馆借书,我岂不因小失大,悔之莫及!

同学们抢着看我的书,但她们一不帮我写大批判文章,二来看得又慢,让我迟迟还不上书,急得我抓耳挠腮,也顾不得同学情谊,索性把她们看了一半的书劈手夺下,开始新一轮的夹带。大家不干,就罚我把没看完的部分讲出来。在1966年以后那些激烈革命的日子里,在北京城琉璃厂附近一所古老的楼房里,有一个女孩给一群女孩,悄声讲着大师笔下著名的故事——笑面人,安娜,悲惨世界……

我并不觉得年龄太小的时候,在没有名师指点的情形下,阅读名著是什么值得推广的经验。我那时囫圇吞枣,对某些作品理解,终生都处在一种儿童般的记忆之中。比如我不喜欢太晦涩太象征的作品,也许就因为那时比较弱智,无法咀嚼微言大义。我曾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对想听《罪与罚》的同学讲,它可真没意思……至今惭愧不已。

无论多么艰难,读书都让我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热爱,这种热爱是那个非常岁月留给我的印痕,从少年起,伴随我一生。

| 苍蝇向何处而飞? |

从小,我就知道自己是个笨手笨脚的女孩。最显著的证据就是我打不到苍蝇。看那家伙蹲在墙上,傲慢地搓着手掌,翅膀悠闲地打着拍子,我咬牙切齿地用苍蝇拍笼罩它,屏气,心跳欲炸。长时间瞄准后猛然扑下,苍蝇却轻盈地飞走了,留下惆怅的我,欲哭无泪,悔恨自己竟被一只苍蝇打败。

甚至我第一次有意识说谎,也同苍蝇有关。每年夏天,少先队都要开展打苍蝇比赛,自报数字。面对着同学们几百的战果,我却只能报出寥寥几个,惭愧无比。想打杀更多苍蝇的心愿火烧火燎,但我遇到的苍蝇都狡猾无比,无论我瞄准多长时间,它必能抢在拍落之前起飞逃窜,且定可逃脱。绝望之中,我确信自己先天性手脚搭配失灵,不然为什么人人都能轻易做到之事,在我如此艰难?为了面子好看,我开始虚构消灭苍蝇的数字,幸亏我学习不错,又是大队长,信誉还凑合,以至没人怀疑。可说了假话,终是恐惧,为了心理安稳些,下次看到苍蝇,我就闭着眼睛把蝇拍砸下,然后并不看打到没有,扬长而去。这样报数时,压力轻些。

后来当兵,射击训练时,手抖得像得了老年震颤症,三点无论如何瞄不成一线。老兵宽慰说这对新兵很正常,练练就好,没什么稀奇。但我羞惭不已,四处检讨自己笨。一心想提前制造舆论,为实弹射击吃鸭蛋

埋下伏笔,让大伙先有个思想准备,觉得本人打不中靶子理所当然。虽然后来我的射击成绩是“优”,开展争特等神枪手运动时,还是知趣地逃之夭夭。我固执地认为,那次好成绩纯属偶然,先天缺陷无药可治。

实习军医时,外科主任说,我看你反应快,素质好,培养你成为外科一把刀如何?那时学员之间流传着:金外科,银内科,破铜烂铁妇儿科……女生能被外科权威挑中,是天大的福气。但我毫不迟疑地拒绝了,胡乱找了一个理由,说我晕血,不喜欢外科。其实内心真正的恐惧是——外科讲究心灵手巧,我是一个连苍蝇都打不了的人,怎么能成为出色的女外科医生呢?还是知难而退吧。

多少年来,凡是需要手眼配合的关头,我都自觉地退避三舍。哪怕是学气功和防身武术,心中热望,迫切报名,最后关头均以退出告吹。解嘲道,我很笨,肯定学不好,甭浪费老师时间吧。我尽量地躲避需要身体运动的技术,怕自己像打不到苍蝇一般,在众人面前丢丑。因为这种遮掩退避,在漫长的岁月里,我的手脚果真变得越来越笨了。

人到中年,突然在一篇科普文章中看到,通过超高速摄影,然后慢速回放,可以观察到苍蝇起飞的那一瞬,是猛然间向后飞翔。如果你想准确地命中苍蝇,就要瞄准它的后方……

没人知道,这行简单字迹,给我带来多么大的震撼和心灵救赎。那一刻,我几乎热泪盈眶。

我明白了,打飞苍蝇,不在动作笨拙,而是大脑无知。因为求胜心切,所以长时间地瞄准,惊动了苍蝇,失去了就地歼敌的良机。紧接着,在运动战中杀灭对方的意图,又因错误判断苍蝇是向前飞行,导致屡战屡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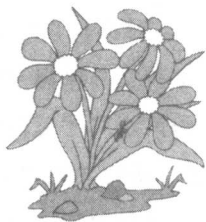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简明的道理,搞懂它,用去数十年。那只想像中的巨蝇,横亘在我人生旅途上,不止一次强烈地干扰了我的重大决策。我从未对人谈起过这只苍蝇,但我知道,它阴险地活跃在我的自我判断中,让我自卑,催我退缩,它使我启动放弃许多学习各种事物的成长机会,又成了我姑息自己推诿责任倚靠他人不肯努力的挡箭牌和遮盖布。

我剖析自己,思考良久。人们容易夸大自己的成绩和优点,沾沾自喜。这虽然不明智,起码尚好理解。但我们有时夸大自己的失误和缺陷,甚至以此为盾,振振有词,究竟是因为什么?

我们习惯一事当前,先为自己布下巧妙逃遁的理由。我们善于发挥悲哀的想像力,制造可资逃避的借口。我们不断把一些后天的弱点,归结为遗传的天性,以洗脱自身应负的责任。我们没有勇气针对瑕疵自我解剖,便推诿于种种客观和大自然的不可抗拒之力。

这一切的核心是怯懦。自身的敌人,也需有正视和砍刈的英雄气概。

从那以后,我击打苍蝇几乎是百发百中了。但由于多年退避的惯性,我于需要用手操作的场合,还是十分笨拙。我知道,那只嗡嗡作响的巨蝇,并不甘心退出它寄居了数十年的巢穴。由于我以往的姑息养奸,它已尾大不掉。举起思想中的蝇拍,瞄准它,扣紧它的后方。无论它起飞还是降落,都力争消灭它,是我毕生的一件活儿了。



| 我的故事 |

我是一个在父母的热切期望之下出生的孩子。（在这期待的人群里，还包括一个名叫“小胖子”的士兵，他是父亲派来的警卫员。母亲说过，如果没有他的帮助，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。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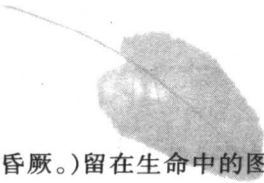
008

当时父亲在新疆边防部队任职，母亲在长久的病痛之后怀孕，妊娠反应十分严重，几乎水米不进。小胖子是四川人，善烹调，用尽办法想让母亲进食。最后发现母亲可以吃野鸽子。他就千方百计地捕猎鸽群，每天煮烧不停。所以，母亲说我是四千只鸽子所变。

当我三个月的时候，父亲奉调北京。母亲抱着我，每日在西域黄沙迷漫的古道上行进，吃尽苦楚。我人生的第一个印象，就是在漫天的风沙之中，我的周围有一个温暖的怀抱。

我生命中的第二个记忆，就是凄苦无助的哭泣了。当我一岁四个月的时候，妹妹出生。她比我长得好看，又是早产，母亲对她格外呵护。母亲亲自带看她，把我交与保姆，然后又送去幼儿园。

从那时起，每两周我才可以回一次家。记得父亲说过，周六回家，我都不认识他们了。待到熟悉之后，我能叫出他们“爸爸妈妈”的时候，已是星期天的下午，我就要返回幼儿园了。我放声啼哭，母亲没有办法，只好由父亲将我紧紧抱住，强行送回幼儿园。每次都待我哭得昏过去之后手才松开，家人才能离开。（我后来想，那可能是一种儿童全力哭泣之后



筋疲力尽的睡眠,并非真的昏厥。)留在生命中的图画,就是我在窄小的围有铁栏的小床内昏昏醒来,爸爸不见了,只有从家中带来的一个玻璃的小汽车紧握在我的手中,证明我曾回过家,它不是一个梦……远处是一位姓范的老师冷冷的脸,说着——小孩就是这样的,只要她家里人在,她就哭个不停,家里人走了,就乖乖的了……

(写到这里,我泪流满面。如果不是正值深夜,家人熟睡,我会放声痛哭。我也明白了,为什么在我的经历中,那样地害怕父亲的死亡和被母亲抛弃。在精神的磨难中,那样难于启齿向他人呼救……童年时惨痛的记忆,就这样烙在我心底最稚嫩的地方,多少年之后,依旧血迹斑斑。如果不妥加清理,会怎样虚耗宝贵的生命活力!)

我十岁的时候,父亲远调边陲,母亲便把照料妹妹的重担压在我的肩上。从此,我不但自己要学习好,还要为妹妹辅导功课。如果她成绩不佳,我无论考得怎样优秀,也要吃打。母亲的这种连坐法,使我觉得人生莫测,由此便滋生出过度的责任心,不单为自己负责,还要为他人负责。在我的性格里,萌生了对他人的强迫关怀和过分追求完美的倾向。

由于为妹妹辅导功课,致使我的学习成绩全面领先。这在一个以分数和品行评定孩子价值的学校里,我得到了很多荣誉和老师的嘉奖与信任,并担当了各种社会工作,受到广泛的赞扬。这种被肯定的经历,养成了我对学习的热爱并学会自信和勇敢,培育了强烈的尊严感。且由于我的初始目的并不是受到他人表彰,所以除了我父母的鼓励,我对通常的外界反映,是淡然和平静的。

我中学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学校,这是一所著名的贵族中学,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。记得我是十分快活地离开家去住校,因为从此不再负担妹妹的学习了。由于新生的录取比例据说是四百比一,学生素质优良。经过努力,我一如既往地成绩优异和工作出色。这使我自己有了比较充分的信心,知道只要热爱并且顽强奋斗,我能够争取卓越。

当我十六岁的时候,到西藏当兵。那里的平均海拔五千多米,酷寒缺氧。一年当中有半年不通车,基本上没有任何蔬菜和水果,吃的是罐

头和脱水菜。数千男性军人中只有五名女兵……这对我来说，构成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恐怖。除了物质上的极度匮乏之外，是精神上的迷茫和空白。每天，面对喀喇昆仑山、喜马拉雅山、冈底斯山万古不化的寒冰，面对渺无人迹的亘古荒原，面对狂暴的风雪和年轻的生命近在咫尺的鲜血和死亡，面对无边无际的星空和永恒的时间，我的思维在依稀地寻觅和苦苦地探索。我感受到了生命的伟大和渺小，我感受到了自然的威慑和人的能动，我感受到了要珍爱生命善待自己，我感受到了人需要温暖和友爱——这是人这种宇宙间孤独的生灵与生俱来的渴望。

我被分配学习医务，成为一名军医。一开始，我并不是很喜爱医学，但这门科学对人的研究，与在救死扶伤过程中体验到的助人的快乐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感，使我努力学习勇于实践，成为一名很受病人欢迎的医生。

从军十一年后，我从西藏转业回到北京，在一家工厂卫生所当所长。我很想把在高原之上体验到的感悟，与更多的人分享，也更因为我的父亲很爱看到我的文章发表，我开始写作。也许因为取材的特别和文笔的不拘，处女作的发表十分顺利。后来，我又读了文学的研究生。在文学道路的发展上一帆风顺，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作品，数十次获奖，破格进入中国最年轻的一级作家行列（一级作家是大陆作家的最高级别）。

由于一个特别的因素，我能够成为林老师的学生，学习心理辅导课程。这是我的福气，也是新的挑战。文学界的朋友对于我的这一选择十分惊异，以为我是走火入魔。还有更多的人，觉得我是在收集素材，有朝一日将这一神秘领域曝光……如果说，进入心理辅导硕士班读书，还有一定的偶然性，那么，这一次争取到博士方向研修班学习，已是必然。我在这一对人的生命本质的科学探索中，感受到了自身的成长和生命的美丽，看到了人与人和谐关系的建立将使世界充满阳光；明确了使自己的生命融入到这种神圣的事业当中，是一种幸福。

学习一门伟大的科学，追随一位杰出的学者，成为一个快乐勇敢坦荡光明助人的人，是我的故事的终结也是开始。

| 灵魂飞翔的地方 |

从北京出发,坐一个星期火车再加半个月汽车后,我服兵役来到西藏阿里部队。在地图上找不到“阿里”这个具体地名,一个名叫“狮泉河”的小镇标记,代表了世界屋脊上这块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雪域。

从京城优裕生活的学外语女孩,一下子坠落到祖国最边远的不毛之地当卫生员(当然从海拔的角度来说,绝对是上升了,阿里的平均高度超过五千米)。我的灵魂和肌体都受到了极大震动。也许是氧气太少,成天迷迷糊糊的,有时望着遥远的天际,面对无穷无尽的雪原和高山,心想,这世界上真有北京这样一个地方吗?以前的我,该不是一个奇怪的梦吧?

因为没有正规的医学教育,老医生就得言传身教地指导卫生员,好像一个老木匠带着一群小木匠。一天,老医生对我们说,想不想看看真正的恶性肿瘤是什么样?

我们那群女孩子,正是对世上一切事物好奇的年龄,忙说,想看。只是到哪儿去看呢?

老医生眺望远方,说,到最高的那座山上去。

原来是一位患肝癌的牧人在病房故去,家属对一直给他治病的老医生说,我们把亲人的身体,托付给金珠玛米(解放军)的门巴(医生)